

中國戲劇出版社

蕪州評話彈詞史

周良著

黃達



蘓州評語
詞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周良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评话弹词史/周良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104-02791-1

I. 苏… II. 周… III. ①苏州评话-曲艺史②苏州弹词-
曲艺史 IV. J826.1 J8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6171 号

苏州评话弹词史

策 划:吴淑苓

责任编辑:吴淑苓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9.5

字 数:200 千

版 次:2008 年 10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791-1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一、规范称谓	(1)
二、苏州评话、弹词的形成和成熟	(6)
三、古代的苏州评弹	(21)
(一)王周士和弹词《落金扇》	(21)
(二)其他弹词书目及其传人	(25)
(三)评话书目及其传人	(32)
(四)艺术的发展提高	(34)
(五)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的建立	(39)
四、近、现代的苏州评弹	(43)
(一)评话书目及其传人	(43)
(二)弹词书目及其传人	(63)
附表一:苏州评弹传统书目表	(96)
附表二:部分传统书目历代传人系脉表	(106)
(三)评弹艺术的迅速发展提高	(134)
(四)发展中提出的问题	(140)
(五)行会组织的分化和重组	(145)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苏州评弹	(151)
(一)概述	(151)
(二)书目建设	(152)

1. 传统书目的传承和发展·····	(152)
2. 新书目的创编:二类书的创编和演出 ·····	(168)
附表三: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二类书目表 ·····	(171)
3. 新书目的创编:现、当代题材的书目即 三类书的创编·····	(177)
附表四: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当代题材 长篇书目表 ·····	(179)
4. 长篇外的书目(曲目)创演·····	(182)
5. 书目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88)
(三)评弹艺术的提高 ·····	(190)
(四)评弹队伍及人才培养 ·····	(195)
六、粉碎“四人帮”后的评弹 ·····	(197)
(一)“文革”中的评弹 ·····	(197)
(二)评弹的恢复和遭遇困难 ·····	(200)
(三)长篇书目的创编和创作力量 ·····	(206)
(四)为缓解评弹的困难而努力 ·····	(208)
七、评弹队伍的组织起来和管理 ·····	(223)
八、评弹的演出 ·····	(231)
九、评弹的历史和艺术研究工作 ·····	(241)
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	(265)
十一、学习陈云的评弹观 ·····	(270)
附:保护好苏州评弹 ·····	(273)
传统书目、保留书目及其常说常新 ·····	(275)
后 记 ·····	(284)

一、规范称谓

苏州评话弹词史叙述苏州评话、苏州弹词两个曲种发展的历史，探讨这两个曲种艺术发展的规律，研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苏州评话、苏州弹词在苏州及其流行地区，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方言区域内，习称“评弹”。“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简称。就像简称“评话”、“弹词”一样，都省略了苏州两字。评话不只有苏州评话，还有扬州评话、南京评话、杭州评话、福州评话等，因此，“评话”是曲艺的类别称谓。同样，弹词除苏州弹词外，还有扬州弹词、长沙弹词、贵州弹词等曲种，“弹词”也是曲艺的类别称谓。而且“评弹”也应该称苏州评弹，在江苏还有扬州评弹，是扬州评话和扬州弹词的简称。在扬州称“评弹”，是指扬州评弹，在苏州评话、苏州弹词的流行地区，用简称，评弹当指苏州评弹，一般不致引起误读。因此，在本书中，经常用简称，可能引起误读的场所，则用全称。

“评弹”和“苏州评弹”，又是合称。称两个曲种，因此，评弹只能用于泛指。指具体的演员、书目、演出等，应该分别说明评话或弹词，泛指往往不确切、不明确。

评弹又称“说书”。因为全国有许多曲种叫说书，所以也应“以苏州说书”为全称。苏州说书分大书、小书，大书为苏州评话，小书为苏州弹词。和评弹一样，说书也是泛指。

在曲艺的历史上，“说书”的称谓，很早就出现了。苏州评话和弹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说书，为普遍使用的称谓。从业者称说书先生，演出场所为书场，听演出称听书。

“评弹”是建国后才逐渐普遍使用的，建国前用得很少。

我在《苏州评话、弹词及有关称谓》一文中，已经举例证明。（见《苏州评弹艺术论》古吴轩出版社，2007）在这里再举一些例子。供研究者参考。

1924年3月7日《申报》思潮《说书小评》：“南方之有评话、弹词，犹北方之有京剧、秦腔也。”

1924年4月7日《申报》思潮《说书小评》：“向来苏道光裕社中之业说书者，勿论评话、弹词……”

1924年5月27日《申报》思潮《说书小评》：“说书者于登台开书之际，如评话者必先说一种开场白，然后再说正书。弹词家者先理三弦，次唱开篇。”

1926年7月27日《苏州明报》载光裕公所王效松的呈文：“为整理学校经费暨营业规则事，窃民人王效松等以弹词、评话为营业，建有光裕公所……”

1934年8月24日《苏州明报》逸梅《弹词杂谈》（上）：“弹词与评话概称之为说书，其团体在吴县光裕社。”

1935年5月21日《苏州明报》阿鲁《中国文学中之弹词》：“通常称弹词家为说书人，然说书人实有两种，大书即评话，小书为弹词。”

1941年1月8日《戏报》横云《会书》：“每逢旧历年尾，各地书场，例为举行会书。往岁书场悬牌，仅书‘特请某某社诸位先生会书一叙’，并不将说书人之姓名，开列阵容。听客入座，初不知登台者为何人，迨

见评话、弹词家逐一上台献艺……本月十一日，东方、沧州、及大陆三家书场，为筹募评话、弹词研究会费，日夜举行特别会书。”

1947年1月15日《戏报》横云《空中书场》：“上星期日，本市某电台集评话、弹词家举行空中会书……”

1947年2月12日《戏报》横云《电台》：“……独沧州书场亦有一电台，自元旦起，恒日夜播沧州书场之评话、弹词……”

1947年4月9日《戏报》横云《说书艺术——关子》：“评话、弹词中，恒有劫法场‘关子’……”

1948年11月25日《铁报》茶博士《光裕社》：“评话、弹词研究会曾决议，不准男女弹词家在书场、电台加唱流行歌曲及地方戏……”

1949年3月1日《铁报》茶博士《电台》：“海上一部分电台，逢星期日恒排定特别节目，或为善举捐款，或为宣传商品广告，其间当推评话、弹词，收效最宏。”

建国后，从书面到口头，称“评弹”的逐渐增多，以至普遍使用。称“说书”，口头稍多，书面则逐渐减少。如以行会组织的名称为例，1936年上海成立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1945年光裕、润馥、普裕三社合并时，称吴县评弹协会，1949年苏州成立评话、弹词工作者协会，后改称苏州评话、弹词研究会，1949年12月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改称上海市评话弹词联合会，1950年又改名上海市评话、弹词公会，1951年改称上海市评弹改进协会。1949年成立的上海市业余评弹票房联谊会，也用了合称。

建国后成立的演出团体，均称评弹团。

苏州评话、弹词合称“评弹”，自有其客观原因，（1）两个

曲种都用苏州话，演出于同一场所，而且可以联合演出。如评话和弹词“越做”，或在“花式书场”联合演出。(2) 过去，参加同一行会，包括光裕社、润餘社等组织。(3) 建国后又先后组织在同一艺术团体内。

在评弹兴旺发达的时候，把两者混同起来的人比较少。也有，所以有人曾经指出过。

如《光明日报》1961年10月23日程泓在《从文学史上看弹词这朵花》一文中指出：“‘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评话是只说不唱的，俗称说大书，弹词是有说有唱的，俗称说小书。两家的家数不同，各有特色，现在一般人都把它混起来谈，严格说来是不科学的。”

1964年蒋星煜在《“评弹”究竟是什么?》一文中也指出混称的不对，“‘评弹’最精确的涵义，还是解放以后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羊城晚报》1964，6，9)

但是，在评弹遭遇困难以来，近十几年中，“评弹”被混称的多起来，逐渐普遍起来了。混称的例子，俯拾皆是。如“评弹开篇”“评弹金曲”“评弹音乐”“评弹大合唱”等，《中国艺术报》有一次报道江苏曲艺工作，通栏标题为“评弹兴旺评话衰”，不知所云。

其原因，大致为：(1) 到书场去听书的人少了，评弹老听客少了，熟悉评弹的人少了。(2) 研究工作薄弱，称谓不规范，普及工作又很差。(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4) 部分文化工作者、媒体工作者，不用心，不做调查研究，不虚心学习，以讹传讹，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

“评弹”混称的普遍起来，反映了苏州评话、弹词的衰落。

主张评弹为一个曲种的，是少数人。如有人说：“称评弹，是因为当时苏州评话、弹词已经合流了。”（《评弹艺术》第三十四集，2005年）就这个问题，后来《评弹艺术》展开了讨论。主张苏州评话、苏州弹词为两个曲种的居多数。

蒋星煜说：“不能以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演出团体的名称为根据，……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建立和存在，不能改变评话、弹词是两个不同的曲艺类别这一事实。”蒋希均认为，“由于‘评弹’这一称谓的不规范，使许多人误以为‘评弹’就是苏州弹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所编，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史词典》释弹词：‘也叫评弹或南词’。全中国的弹词都称为‘评弹’了。”（均见《评弹艺术》第三十六集，2006）

评话和弹词的混称，不只是称谓问题，要求规范称谓，更不是咬文嚼字，规范称谓，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必需。保护评弹，保护什么？保护的重点是什么？要弄清楚。

本书开始先讲称谓的规范，也是研究工作所必需。

二、苏州评话、弹词的形成和成熟

评话渊源于宋说话中之讲史。元代称平话，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刊刻于元代，元代刊刻的讲史还有“全相平话”五种。可以说，平话的称谓出现于宋元。明代，平话和评话通用。“平话”是指平说。“评话”的“评”，源于罗烨《醉翁谈录》：“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引子》）有了评说的意思。

浦江清《谈京本通俗小说·其余几篇及附论》：“余意评话原作平话，平话者平说之意，盖讲者只用醒木一块，舌辨滔滔，说历史兴亡故事，如今日之说大书然。”吴小如《古典小说漫话稿》：“我认为，‘平话’是对话本中‘诗话’‘词话’等称谓而言的。盖讲史家（如霍四究、尹常卖、王六大夫之流）说历史故事，只说而不唱（中间偶尔夹有少数诗句、韵语或对称式的形容赞语，也只是朗诵，与‘小说人’之说、唱兼施者不同）。故称其说话底本为‘平话’，而另外有说有唱的话本，则称为‘诗话’（有诗有话，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或名‘词话’。（有词有话，如明人所撰《金瓶梅词话》实是拟话本……）”

弹词渊源于宋代之小说及元明的词话、陶真等诗赞体说唱。到明代，弹词与鼓词分别兴盛流布于南北方。弹词兴于南方诸省。“弹词”一词，最早见之于文字的，现知为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卷二十《熙朝乐事》）另说，“弹词”一词始见于元代，但无确证。

田汝成为明嘉靖进士，《西湖游览志馀》成书于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同时期提及弹词的，如有杨慎（公元1488年—1559年）作《廿一史弹词》，按《廿一史弹词》原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作品以十字句为主，则非弹词体。而且不是说唱的底本，是文人的作品。后梁辰鱼（约公元1521年—公元1594年）改作，名《江东廿一史弹词》，同样为文人的作品，不是说唱文本。

元代就有弹词的说法，始自明嘉靖后人臧懋循（？—1623年），他在《负苞堂文集》中说：“自风雅变而为乐府，为词为曲，无不各臻其至，然其妙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已。若有弹词，多替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之市。亦有妇女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近日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騷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洞于心，自是元人伎俩。或云杨廉夫避乱吴中时为之。闻尚有《侠游》、《冥游》录，未可得，今且刻其存者。”（卷三《弹词小纪》）这段话，说得很含混。既用鼓板，又说是弦索，“或云”，也不是肯定的语气。对这种说法，叶德均（公元1911年—1956年）很早就表示怀疑：“原书既不可见，它们是否为元代作品，也难于

判断。至于杨维桢创作一说，本是传闻，更难于置信。然而即使是元人所作，也应称为词话，因为元代没有弹词的称谓。”（《宋元明讲唱文学》）

臧懋循曾经把他的看法告诉李日华（公元1565年—1635年），所以，在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中曾有记载。说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正月二十七日，臧顾渚来，谈近日所刻异书，有《梦游》、《仙游》二录，非词，非传奇，乃瞽媪弹琵琶调也。而有深致，相传为杨廉夫避地江南时所作，尚有《侠游录》未见。”臧顾渚即臧懋循，他告诉了李日华，两个资料，一个来源。李日华听说，未见原书，记述和《负芭堂文集》所记又有所不同。

后来徐复祚（公元1560年—1630?）在《三家村老委谈》中引用了这种说法，但无新的资料。再过几年，臧懋循又在《〈侠游录〉小引》中说，他在1612年过寿圣寺，发现了残本《侠游录》，并且把它补足。全书仍未全，是否重印也未说明。

杨廉夫即杨维桢（公元1296年—1370年）为元代末年的文学家。和臧懋循生活的年代相去二百多年。要把二百多年前已经失传的作品，认定为弹词，要有确凿的证据。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说，杨维桢的《四游记弹词》：“恐和杨升庵《历代史略十段锦词》同是文人拟作类型产物。”“因此说，弹词始自元人，这句话尚无确证。”（见《陈汝衡曲艺文选》第118页）而且把一种流传的文艺形式，一种说唱，说是由一个文人所创始，也不可信。只能说明弹词的称谓，尚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因为史料的不足，要认定弹词的形成和流变，尚有困难。

评话、弹词在明代兴盛起来，尔后向各地流传发展。在流传中，逐渐和当地的方言、风土人情、地方文化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吸收并丰富自己，这对密切和当地群众的联系，能为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反映当地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所必需。在这样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明清时期，是全国各地地方戏曲、曲艺生长发展，兴旺繁荣的时期。

在苏州及吴方言地区，评话、弹词的活动踪迹，虽然不多，但有一些记载。

举一些例子，参见《苏州评弹旧闻钞》。

李玉《清忠谱》：“城中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他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正是：要知千古兴亡事，须听当场评话来。”（第二折《书闹》）

李渔《无声戏》：“有一个陪客道，‘他不过是在说评话的口里听了几个故事来，在这还调唇弄舌……’”

郭麐《樗园消夏录》：“江浙多有说评话者。”郭为吴江人。

袁学澜《续姑苏竹枝词》：“敬亭评话昆生曲，山景园前斗十番。”

许起《珊瑚舌雕谭·初笔》：“说平话者，无分男女而先生之矣。”（卷八）

王廷鼎《紫薇花馆集·南浦行云录》：“按平话一流，已在宋人小说中，此技独盛行于苏。业此者多常熟人，男女皆有之，而总称之为说书先生。所说如《水浒传》、《西游记》、《铁冠图》之类，曰‘大书’。”

薛旦《醉月缘》：“小旦：有一个弹词女先生来了，

你可唤他一声。”薛旦为清顺治、康熙年间苏州人。所记为杭州城内事。

章法《竹枝词》：“不拘寺观与茶坊，四蹴三从逐队忙。弹动丝弦拍动木，霎时跻满说书场。（吴人称弹词亦曰说书）”章法昆山人，作词时在苏州，时为康熙间。

高学成《栗山诗存》：“独经百年词曲里，吴侬爱唱《玉蜻蜓》。”高为清康、乾时人。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今吴中《玉蜻蜓》弹词，移其事于申文定公（时行）之父，其实则本于此。”（卷四）

钱谦益《列朝诗集》：“王行，字止仲，常州人。从其父为阊门南市人，市药籍，记药事，应对如流。迨晚，为主姬演说稗官词话，背诵数十本。”记明洪武年间事，是一个业余的说书人。

李延昱《南吴旧话录》：“莫后光三伏时，每寓箫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卷二十一）莫后光说书在松江，似为业余说书人，曾为柳敬亭的老师。

章法《竹枝词》：“斋僧已毕半堂空，看戏听书西与东。”

但是，能证明评话、弹词逐渐地方化，形成苏州评话、苏州弹词的资料很少。

讲史、平话、评话和小说经常是互相交叉递进的。讲史、评话的演出脚本，文人加工为小说。说书人在演出中又丰富发展了小说。但在话本、拟话本向章回小说发展后，已很少见有说书的文本。评话的演出脚本，既无出版的文本，又少演出的文字脚

本。苏州评话的流传，主要是口传心授。由于社会地位低下，过去又少对评话演出的记述和描写。艺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少演出经验的记述。所以，缺少苏州评话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资料。缺少评话如何向地方化发展的资料，如对演出时使用方言及方音的记述。

叙述弹词地方化的过程，形成苏州弹词的发展过程，现在也缺少资料。比评话多一点的，有清乾隆、嘉庆年间刻印的弹词本，已经有苏州话出现。而苏州评话、苏州弹词的形成，以运用苏州话为重要标帜。

明清时期苏州评话和弹词在苏州地区兴旺发展，具备优异的客观条件。

苏州历来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商品经济发达较早，明清时期，工商业已经繁盛起来，城市人口剧增，市民阶层壮大起来。对娱乐的要求提高，而且要求有符合下层思想情绪，表达他们喜怒哀乐的艺术。

明代以后，我国的情节性艺术逐渐成熟。昆曲兴起，出现“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局面。苏州评弹传统书目中部分脚色用苏州话，明显为昆曲的影响。明清两代，苏州出现了一大批戏曲作家和有成就的戏曲演员。小说也很发达，明万历年间，产生了对通俗文学有杰出贡献的冯梦龙。话本小说及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对后起的苏州评弹有直接的影响。随着印刷术的发达，推进情节性艺术的普及，为苏州评弹的兴盛，提供了沃土肥壤。

根据现在仅有的资料，我们作这样的推断：苏州评话、苏州弹词先后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是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依据如下：

（一）清乾隆时期，出现了有苏州话的弹词刻本。这些刻本中，有的书目后来无人传承，但有的书目，一直流传到当代。还

有苏州民间艺人的弹词抄本。

如有：

《新编东调大双蝴蝶》署杏桥主人著，是经过文人加工的。有杏桥主人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 1769 年）的序。序中提及《双珠凤》。苏州话都出之于小人物之口。如“来哉！来哉！”“晓得仔长远哉！”“甲没伯伯，我搭相公进城白相。”“青天白日鬼出现，谷注房子住弗牢。”“相公猜勿着。”“一阵白嚼蛆，谷个戎窠头要滚转来哉。”在唱词中也有，如“结识私情叫阿留，阿留拉笃卖香油。”“凤奴一笑就抬身，谷个老将失落子魂。”“屋里吃子臭麦烧，寻生讨事外头跑，碰翻子一条馄饨担，倒去骂里忘八羔；走过人，就火冒，扯住要把耳光罌。”还有《新编金蝴蝶全传》一种，为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 1769 年）苏州民间艺人抄本。

《雷峰古本新编白蛇传》，有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三月汪永章序。有苏州话，如：“阿唷，好标致女客喂。”（一集）“许大爷，认得的，说啥个铜钱，我前日子少你的药钱还没有还……”（同上）“众兄弟，我想个两个妖怪，勿是狐狸精，定是獬豸精，倘然打门进去，只怕本里逃走，也杀俚勿过。那处噢？有来里哉，打发许仙进去，骗牢仔罗再处。”（三集）“各位朵，故故鬼末是白娘娘召来个。”（二十五集）在二十六集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大官人想想看，人生半世勿曾做啥事体，就是独助檀香，罗里场化勿晓得许汉文三个字。况且许多人来朵等我，府太爷下帖子来请，也算镇江地方一个大响党……”这里已经有了“响档（党）”的称谓。